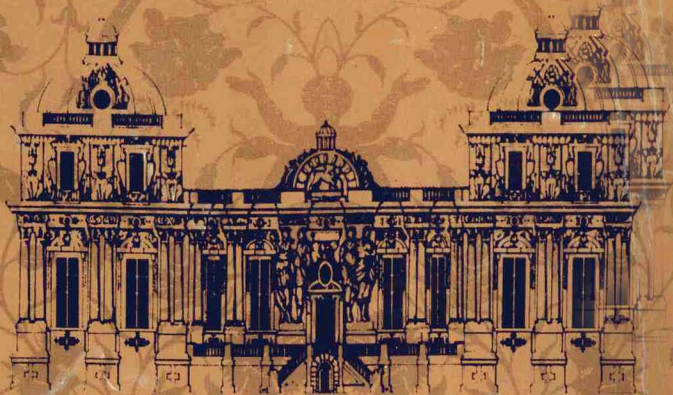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名利场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名利场

(下)

〔英〕萨克雷 著

魏京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三十五章

当寡妇和母亲

加德白拉和滑铁卢两次大战的消息同时传到英国。政府公报首先发布两次战役的后果；光荣的消息一登出来，全英国的人心里都交织着得意和恐慌。跟着便刊登战事中的细节，死伤的名单也随着胜利的消息传来了。把这张名单摊开的时候心里多么恐慌，谁能够描述啊！你想想看，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几乎每一村每一家的人都受到影响。他们得到了弗兰德尔斯两次大战的消息，看过死伤军人的名单，知道了亲人们的下落，有的自得，有的伤心，有的感激上帝保佑，有的心焦得走投无路，该是什么样的情景！谁要是有兴趣去翻翻当年的旧报纸，还能够重新体味那种急煎煎等待消息的滋味。死亡名单天天接连在报上登载，看完一天所载，就好像看小说看到一半须待下期再续。试想这些报纸再次发行的时候，看报的人感情上的波动有多么大？那一次打仗我们国内只不过动员了两万人，已经引起这样的骚动，那么再请倒溯二十年，试想当时欧洲上战场的何止成千上万，竟是几百万人的大战，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几百万大军当中无论是谁杀了一个敌人，也都是害了他无辜的家人。

有名的公报上所发表的消息，对于奥斯本一家，尤其是

奥斯本本人，是个沉痛的打击。姊妹俩尽情痛哭了一顿，她们的父亲更是垂头丧气，伤心得不得了。他竭力向自己解释，说这是儿子忤逆，所以上帝罚他早死。他不敢承认这般严厉的处分使他害怕，也不敢承认他自己对儿子的咒诅应验得太早了。有时候他想到自己曾经求上帝惩罚儿子，这次的大祸竟是他一手造成，不由害怕得心惊胆战。如果他不死，父子俩还有言归于好的机会：他的妻子也许会死掉；他也许会回来向父亲说：“爸爸，我错了。”现在可是什么都完了。父子俩中间隔着一条跨不过的鸿沟。乔治站在对岸，眼睛里悲悲戚戚的表情缠绕着他。他还记得有一回孩子生病发烧，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人人都以为乔治活不成了，他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只会可怜巴巴的瞪着眼看人。老天哪！当年他心里的煎熬怎么也说不出，只会紧紧的缠着医生，到处跟着他。后来孩子脱离险境，慢慢的复原，看见父亲也认得了，他心上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呢，没有希望。没有补救的方法，也没有重新讲和的机会。更为可气的是儿子再也不会向他低头认罪了。这次争执里面，他觉得自己大大的丢了面子，咬牙切齿的痛恨，他的血液里仿佛中了毒，只是要沸滚起来，总得儿子赔了小心，他才会心胸舒坦，血脉和畅。这骄横的爸爸最痛心的是哪一点呢？因为来不及在儿子生前饶恕他的过错吗？还是因为没听见儿子向他的道歉，忍不下这口气呢？

不管顽固的老头儿心里怎么想，他嘴里什么都不会说。在女儿面前，他根本不提乔治的名字，只叫大女儿吩咐全家女佣人都穿起孝衣来，自己单另下个命令叫男佣人也都换上黑衣服。一切宴乐当然都停顿下来。白洛克和玛丽亚的婚

期本来就已经定好了，可是奥斯本先生和未来的女婿绝口不谈这件事，白洛克先生瞧了瞧他的表情，没敢多问，也不好催着办喜事。他有的时候和两位小姐在客厅里轻轻谈论几时结婚的话，因为奥斯本先生从来不到客厅里来，总是一个人守在自己的书房里。屋子的前面一半全部关闭了，出孝以后才能动用。

大概在六月十八日以后三个星期左右，奥斯本先生的朋友威廉·都宾爵士到勒塞尔广场来拜望他。威廉爵士脸色灰白，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一定要见奥斯本本人。他被领到奥斯本书房里，先开口说了几句主客两边都莫名其妙的话，便从封套里取出一封信来，信口用一大块红火漆封着。他犹疑了一下，说道：“今天第一联队有个军官到伦敦来，小儿都宾少佐托他带来一封家信。里面附着给你的信，奥斯本。”副市长说了这话，把信放在桌子上。奥斯本瞪着眼看他，半晌不说话。送信的人瞧着奥斯本的脸色非常害怕，他好似做了亏心事，对那伤心的老头儿瞧了一两眼，一言不发的急忙回家去了。

信上的字写得很有力，一望便知是乔治的笔迹。这封信就是他在六月十六日黎明和爱米丽亚分别以前写的。火漆上打的戳子刻着他们家假冒的纹章。很多年以前，这个爱虚荣的老头儿从贵族谱录里面看见奥斯本公爵的纹章与他家的座右铭“用战争争取和平”，就一块儿偷用了，假装和公爵是本家。在信上签字的人如今再也不能拿笔举剑了。就连那印戳子也在乔治死在战场上的当儿给偷掉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心慌意乱呆柯柯的对着那封信发呆，站起来拿信的时候险些儿栽倒在地上。

你和你的好朋友吵过嘴吗？如果你把他和你要好的时候写的信拿出来看看，你心里不会不难受、不惭愧。回想死去的感情，看他信上说什么友情不变的话，真是再凄惨再乏味也没有了。这分明是竖在爱情的坟墓上的墓碑，上面说的句句是谎言，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所追求的虚荣，真是辛辣的讽刺。这样的信，我们差不多都收到过，也都写过。一抽屜一抽屜多的是。这样的信好像是家里的丑事，我们丢不掉，却不敢看。奥斯本打开儿子的遗书之前，抖个不住，自己半天做不得主。

可怜的孩子信上并没有多少话。他太骄傲了，不愿让心里的感情流露出来。他只说大战就在眼前，愿意和父亲在上战场之前告别。他恳求父亲照料他的妻子，说不定还有孩子。他承认自己太荒唐，花起钱来不顾前后，已经把母亲的一小份遗产浪费了一大半，因此心里觉得很惭愧。父亲以前对他那么疼爱，他只剩感激。末了，他答应不管是死在外面还是活着回来，他一定要努力给乔治·奥斯本的名字增光添彩。

英国人是一向不爱多话的，二来他这人心高气傲，三来也许是一时觉得忸怩，所以他的嘴就给堵住了。当时他怎么吻他父亲的名字，可惜奥斯本先生看不到。他看完了儿子的信，只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挫折，又失去了报仇的机会，心里充满了最怨毒最辛酸的滋味。他仍旧爱儿子，可是也仍旧不能原谅他。

两个月之后，两位姑娘和父亲一块上教堂。他以往做礼拜的时候，总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可是那天他的女儿发现他不坐原来的位子了，却跑去坐在她们的对面。他靠在椅垫

上，抬起头来直瞪瞪的望着她们后面的墙。姑娘们看见父亲昏昏默默的总望着那一边，也跟着回过头去，这才发现墙上添了一块精致的石碑。碑上刻着象征英国的女人像。她俯着身子，正在对着一个骨灰坛子哭泣，旁边还有一柄断剑与一头躺着的狮子，都表明这块石碑是为纪念阵亡战士建立的。当年的雕刻家手头都拿得出一套这类丧事中应用的标记。直到今天在圣·保罗教堂的墙上还塑着一组组的人像兽像，全是从异教邪说里借过来的寓言故事，意义和样式十分夸张。本世纪开始的十五年里面，这种雕刻的需要大极了。

这块石碑底下刻着奥斯本家里有名的纹章，气势十分雄壮，此外有几行字，说这块碑为纪念皇家陆军第一联队步兵上尉乔治·奥斯本先生而成立。奥斯本先生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铁卢大战中为英王陛下和祖国光荣牺牲，是年二十八岁。底下刻着拉丁文：“为祖国而死是光荣的，令人心甘情愿的。”

姊妹俩看见了这块石碑，一阵难过，玛丽亚甚至于不得不离开教堂回到家中。教堂里的人看见这两位穿黑衣的小姐哭得哽哽咽咽，都肃然起敬，连忙让出路来；那相貌严格的父亲坐在阵亡军士的纪念碑前面，大家看着也觉得可怜。姑娘们哭了一场以后，就在一块儿猜测道：“不知他会不会饶了乔治的老婆。”凡是和奥斯本家里认识的人都知道父子俩为儿子的婚姻问题吵得互不来往，所以也在谈论猜测，不知那位年轻的寡妇有没有希望和公公言归于好。在市中心和勒塞尔广场，好些人都为了这事赌东道。

奥斯本姊妹很怕父亲会正式承认爱米丽亚做媳妇，很不放心。过了不久，她们更着急了，因为那年秋末，老头儿

说起要到外国去。他并没有说明白究竟到哪一国，可是女儿们立刻知道他要到比利时去，而且她们也知道乔治的妻子正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关于可怜的爱米丽亚，她们从都宾爵士夫人和她女儿们那里获得不少消息，对于她的近况知道得相当详细。自从联队里的下级少佐阵亡之后，老实的都宾上尉就升上去补了缺。勇敢的奥多呢，向来又冷静又有胆量，在打仗的时候每次都出人头地，这次立了大功，升到上校的位子，又得到了下级骑士的封号。

勇敢的第一联队在接连两次战役中伤亡都很惨重，直到秋天还有许多人留在布鲁塞尔养伤。大战发生以后好几个月里，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医院。那些军官和小兵伤口逐渐痊愈，便往外走动，所以公园里和各个公共场所挤满了老老少少的伤兵。这些人刚刚死里逃生，尽情的赌钱寻乐，谈情说爱，就像名利场上其余的人一样。奥斯本先生毫不费事的找到几个第一联队的兵士。他认得出他们的制服。从前他老是注意联队里一切升迁调动，并且喜欢把联队里的事情和军官的名字挂在嘴边卖弄，好象他自己也是里面的一员。他在布鲁塞尔住的旅馆正对着公园；到第二天，他从家里出来，就看见公园里石凳上坐着个伤兵，军服上的领章一望便知是第一联队的。他浑身哆嗦，坐在养病的兵士身旁。

他开口道：“你从前是在奥斯本上尉连队里当兵吗？”过了一会，他又说：“他是我的儿子。”

那小兵说他不属于上尉的连队。他看了看那又憔悴又伤感的老头儿，伸出没有受伤的胳膊，苦着脸尊尊敬敬的对他敬了一个礼。说道：“整个军队里找不出比他更好更了不

起的军官。上尉连队里的军曹还在这儿，现在是雷蒙上尉做连长了。那军曹肩膀上的伤口刚刚好，您要见他倒不难。倘若您要知道——知道第一联队打仗的情形，问他得了。想来你老一定已经见过都宾少佐了，他是勇敢的上尉最要好的朋友。还有奥斯本太太也住在这里，人人都说她身体很不好。据说六个星期以来她就像犯了神经病似的。不过这些事情你老早已知道了，不用我多嘴。”

奥斯本在小兵手里塞了一基尼，并且说如果他能把军曹带到公园旅馆里来的话，还可以再得一基尼。那小兵听了这话之后，立刻带军曹到他旅馆里来。他出去的时候碰见一两个朋友，便告诉他们说奥斯本上尉的父亲来了，真是气量大、肯花钱的老先生。他们几个人一起出去吃喝玩乐，把那伤心的老头儿赏的两个基尼（他最爱夸耀自己有钱）花光了才算。

军曹的伤口也是刚刚养好，奥斯本叫他陪着一起到滑铁卢和加德白拉去走了一转。真不知当时到这两处地方来参观的英国人有几千几万。他和军曹一起坐在马车里，叫他指引着巡视那两个战场。他看见第一联队在十六日开始打仗的时候经过的路角，又来到一个斜坡上，真当时法国骑兵队在溃退的比利时军队后面紧跟着，直到那斜坡上才被英国兵赶下去。再过去便是勇敢的上尉杀死法国军官的地方；拿旗的军曹已经中弹倒地，那法国人和小旗手相持不下，争夺那面旗子，便给上尉刺死了。第二天是十七日，军队就沿着这条路后退；夜里，联队里的士兵就在那堤岸上冒着雨守夜。再过去便是他们白天占领的据点；他们有好几回受到法国骑兵的突击，可是仍旧坚持下去。法国军队猛然开炮的时

候，他们便匍匐在堤岸底下。傍晚时分，所有的英国兵在堤岸的斜坡下得到总攻击的命令。敌人在最后一次袭击失败之后转身逃跑，上尉就举起剑来从山坡上急急的冲下去，不幸中了一枪，就此倒下了。军曹低声说道：“您想来已经知道，是都宾少佐把上尉的尸首运到布鲁塞尔下葬的。”那军曹把当时的情形讲给奥斯本听的时候，附近的乡下人和收集战场遗物的小贩围着他们大呼大喊，叫卖着各色各样的纪念品，像十字章、肩饰、护身甲的碎片，以及旗杆顶上插的老鹰。

奥斯本和军曹一同在儿子最后立功的地点巡视了一番，临别的时候送给军曹一份丰厚的礼物。乔治的坟他已经见过。说真的，他到布鲁塞尔第一件事就是坐上马车去扫墓。乔治的遗体安葬在离城不远的莱根公墓旁边。那地方环境非常幽美，有一次他和同伴们出城去玩，随口说起死后愿意葬在那里。年轻军官的朋友在花园犄角上不属于教会的地上挖了一个穴把他埋葬了，另外用一道短篱笆与公墓隔开。篱笆那边有圣堂，有尖塔，有花，有小树的公墓原是专为天主教徒准备的。奥斯本老头儿想着自己的儿子是个英国绅士，又是有名的英国军队里的上尉，竟和普通的外国人合葬在一起，真是丢人的事。我们在和人讲交情的时候，究竟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虚荣，我们的爱情究竟自私到什么程度，这话实在很难说。奥斯本老头儿一向不爱分析自己的感情；他自私的心理和他的良心怎么冲突，他也不去考虑。他坚决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在不论什么事上，别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吩咐。如果有人违背了他，他立刻想法子报仇，那份儿狠毒真像黄蜂螫人、毒蛇咬人的样子。他对人的仇恨，

正如他其余的一切，使他感到十分得意。认定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对于自己永远没有疑惑，勇往直前的干下去，这是了不起的长处，糊涂人要想得意发迹，不是都得靠这种本领吗？

日落时分，奥斯本先生的马车从滑铁卢回来，快到城门的时候，碰见另外一辆敞篷车。车子里面坐着两位太太，一位先生，另外有一个军官骑着马跟在车子旁边。那军曹看到奥斯本忽然往后一缩，心里倒奇怪起来。他一面举起手来向军官行礼，一面对老头儿看了一眼。那位骑马的军官也机械的回了个礼。原来是爱米丽亚车子里，旁边坐着伤了腿的旗手，倒座上是她忠实的朋友奥多太太。这正是爱米丽亚，可是跟奥斯本从前看见的娇嫩秀丽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像了。可怜她的脸蛋儿又瘦又白，那一头漂亮的栗色头发当中分开，头上一只寡妇戴的帽子，眼睛直愣愣的向前呆看。两辆马车迎面相交的一忽儿，她怔怔的瞧着奥斯本的脸，却不认识他。奥斯本先也没有认出来，后来一抬眼看见都宾骑着马跟在旁边，才知道车里坐的是谁。他恨她。直到相见的一刹那，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多么恨她。那军曹忍不住对他看。待马车走过之后，他也回过头来瞪着坐在他旁边的军曹。他的眼神恶狠狠的像要跟人寻衅，仿佛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这么对我看？混蛋！我恨她又怎么样？我的希望和快乐是她给捣毁了的。”他咒骂着对听差嚷道：“叫那混蛋车夫把车子赶得快些！”不久，奥斯本车子后面马蹄得得的响，都宾拍马追上来了。两辆车子拍面相交的一刹那，他心不在焉，直到走了几步以后才想起刚才过去的就是奥斯本，连忙回过头来望着爱米丽亚，看她瞧见了公公有没有反

应，哪知道可怜的女孩儿根本就没有认出来。威廉是每天陪她出来坐车散心的，当时他拿出表来，装作忽然想起别处另外有个约会，转身走开了。爱米丽亚也不理睬，她两眼发直，也不看眼前看熟了的风景，只瞧着远处那一带的树林子——乔治出去打仗的那天便是傍着树林子进军的。

都宾骑马赶上来，伸着手叫道：“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并不跟他握手；他一面咒骂，一面叫车夫加鞭快走。

都宾一只手扶了马车说道：“我要跟您谈谈，还有口信捎给您。”

奥斯本恶狠狠的答道：“是那女人叫你来说的吗？”

都宾答道：“不是，是您儿子的口信。”奥斯本听了这话，一倒身靠在马车犄角里不出声。都宾让车子先走，自己紧跟在后面。马车经过城里的街道，一直来到奥斯本的旅馆门口，都宾始终不说话，跟着奥斯本先生进了他的房间。原来这几间房子是克劳莱夫妇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住过的，从前乔治常常在那里进出。

奥斯本往往喜欢嘲弄别人，他很尖酸的说道：“你有什么命令啊？请说吧，都宾上尉。哦，我求你原谅，我该称你都宾少佐才对呢。比你强的人死了，你就乘势儿上去了。”

都宾答道：“是的，许多比我强的人都死了。我要跟您谈的就是关于那牺牲了的好人。”

老头儿咒骂了一声，怒目看着客人说道：“那就请你赶快说吧。”

少佐接下去说：“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又是他遗嘱的执行人。我就以这资格跟您讲话。他的遗嘱是开火之前写

的。他留下不多几个钱，他的妻子境况非常艰难，这事您知道不知道呢？”

奥斯本道：“我不认识他的妻子，让她回到她父亲那儿去就行了。”跟他说话的那位先生打定主意不生气，因此让他打岔，也不去管他，接着说道：“您知道奥斯本太太现在是什么样子吗？她受了这个打击，伤心得神志糊涂，连性命都有危险。她到底能不能康复也还难说。现在只有一个希望，我要跟你谈的也就是这件事。她不久就要生产了。不知您打算让那孩子替父亲受过呢，还是愿看乔治的面上承认他。”

奥斯本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话，没命的咒骂儿子，夸赞自己，就像是做了一首狂诗。他一方面夸大乔治的不孝顺，一方面给自己掩饰罪过，免得良心上过不去。他说整个英国找不出比他对儿子更慈爱的父亲，儿子这样忤逆，甚至于到死也不肯认错，实在可恶。他既然又不孝又糊涂，应当有这样的报应。至于他奥斯本，向来说一不二；他已经发誓不和那女人攀谈，也不认她做儿媳妇，决不悔改。他咒骂着说：“你不妨告诉她，我是至死不变的。”

这样看来这方面是没有希望的了。那寡妇只能赁自己微薄的收入生活，或许乔斯能够周济她一些。都宾闷闷的想道：“就算我告诉她，她也不理会的。”自从出了这桩不幸的事，那可怜的姑娘一直魂不守舍，她心痛得昏昏默默，好也罢，歹也罢，全不在她心上。

甚至于朋友们对她关心体贴，她也漠然无动于衷。她毫无怨言的接受了别人的好意，然后重新又伤起心来。

从上面的会谈到现在，可怜的爱米丽亚又长了一岁了。开始的时候，她难过得死去活来，叫人看着可怜。我们本来守在她旁边，也曾经描写过她那软弱温柔的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可是她的痛苦太深了，她的心被寒透了，我们怎么能忍心看下去呢？这可怜的倒楣的爱米丽亚已经精疲力尽，你绕过她床旁边的时候，请把脚步放轻些。窗帘都拉上了，她躺在暗黑的屋子里受苦，请你把房门轻轻的关上吧。她的朋友们就是这么轻手轻脚的服侍她的；在她最痛苦的几个月里面，这些心地善良的好人时时刻刻守着服侍，直到上天赐给她新的安慰之后才离开她。终究有那么一天，可怜的年轻寡妇胸前抱着新生的孩子，又惊又喜，从心里乐出来。她生了个儿子，眼睛像死去的乔治，相貌长得像小天使一样好看。她听到小孩儿第一声啼哭，只当是上帝发了个奇迹。她捧着孩子又哭又笑；孩子靠在她胸前的时候，她心里又生出爱情和希望，重新又能够祈祷了。这样她就算脱离了险境。给她看病的几个医生担心她会从此神志不清，或者有性命的危险，眼巴巴的等待这个转机，因为不过这一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救星。那些忠心伺候她的人几个月来提心吊胆，如今重新看见她温柔的笑容，觉得这场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都宾就是这些朋友当中的一个。当时奥多太太得到她丈夫奥多上校专横的命令叫她回家，不得不离开爱米丽亚。都宾便送她回到英国，在她娘家住了下来。凡是有些幽默的人，看到都宾抱着新生的小娃娃，爱米丽亚得意洋洋的笑着，心里都会觉得欢喜。威廉·都宾是孩子的干爹，孩子受洗礼的时候他忙着送礼，买了杯子、勺子、奶瓶，还有做玩

意儿的珊瑚块，确实花了一番心思。

做妈妈的喂他吃奶，给他穿衣，专为他活着。她把看护和奶妈赶走，简直不准别的人碰他。她偶然让孩子的干爹都宾少佐把他抱在怀里颠着摇着，就好像给都宾一个了不得的好处。这些话也不用多说了。儿子是她的命，她活着就是为了抚养儿子。她痴爱那微弱无知的小家伙，当他神道似的崇拜他。她不只是喂奶给孩子吃，几乎是把自己的生命也送给他了。到晚上独自守着孩子的时候，她内心里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母爱。这是上帝奇妙莫测的安排，在女人的天性里面藏着这种远超过理智，同时又远不及理智的痴情；除了女人之外，谁还能懂得这样盲目的崇高的爱情呢？威廉·都宾的责任就是观察爱米丽亚的一言一行，分析她的感情。他因为爱得深，所以能够体贴到爱米丽亚心里每一丝震动。可怜他胸中雪亮，绝望的知道她心里没有他的地位。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却并没有一句怨言，都依头顺脑的忍耐下去了。

爱米丽亚的父母大概看穿了少佐的心事，很想成全他。都宾每天到他们家里去，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有时陪着老夫妻，有时陪着爱米丽亚，有时和那老实的房东克拉浦先生与他家里的人在一起说话。他找出种种理由送东西给屋子里所有的人，差不多没有一天空手的。房东有个小女儿，很得爱米丽亚的欢心，把都宾叫糖子儿少佐。这孩子仿佛是赞礼的司仪，都宾一来，总是她带着去见奥斯本太太。有一天，她看见糖子儿少佐坐着街车到福兰来，忍不住笑起来了，他走下车来，捧着一只木马，一个鼓，一个喇叭，还有几件别的玩具，全是给小孩子玩操兵的，说要送给乔杰。孩子还不满六个月，怎么也没有资格玩这些东西。

小孩儿睡着了，爱米丽亚听到少佐走起路来鞋子咯咯吱吱的响，大概有些不高兴，说道：“轻些！”她伸出手来，可是威廉得先把那些玩具放了下来才能和她拉手，她看着不由得微笑起来。都宾对小女孩说：“下楼去吧，小玛丽，我要同奥斯本太太说话呢。”爱米丽亚有些惊异，把孩子搁在床上抬起头来望着他。

他轻轻的握着她细白的小手说道：“爱米丽亚，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她微笑着说：“告别？你到哪儿去？”

他说：“把信交给我的代理人，他们会转给我的。我想你一定会写信给我的，是不是？我要好久之后才回家呢。”

她说：“我把乔杰的事都写信告诉你，亲爱的威廉，你待我跟他都太好了。瞧他！真像个小天神。”

孩子粉红的小手不知不觉的握住了那老实的军官的手指头，爱米丽亚满脸都是做母亲的得意，抬起头来看着威廉。她眼睛里的表情温和得叫人无可奈何，哪怕是最冷酷的脸色也不能使他更伤心了。他低下头看着那娘儿俩，半晌说不出话来，用尽全身的力量才说了声“求上帝保佑你！”爱米丽亚答道：“求上帝也保佑你！”接着抬起脸吻了他一下。

威廉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门口走去，她又说道：“轻些！别吵醒了乔杰！”他坐着马车离开的时候她根本没有听见。孩子在睡梦中微笑，她正在对着孩子看。

第三十六章

全无收入的人怎样才能过好日子

在我们这名利场上的人，我想，总不至于糊涂得对于自己朋友们的生活状况全不关心。凭着他心胸怎么宽大，想到邻居里面像琼斯和斯密士这样的人一年下来居然能够收支相抵，总忍不住觉得诧异。举个例子说，我对于琴根士一家非常的尊敬，因为在伦敦请客应酬最热闹的日子，我总在他家吃两三顿饭，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次我在公园里看见他们坐着大马车，跟班的打扮得像穿着特别制服的大兵，就免不了觉得纳闷，这个谜是一辈子也猜不透的了。我了解他们的马车是租来的，他们的佣人全是拿了工钱自理膳食的，但是这三个男佣人和马车一年至少也得六百镑才维持得起呢。他们又经常请客，酒菜是丰盛极了；两个儿子都在伊顿公学念书，家里另外给女儿们请了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他们每到秋天便到国外游览，不到伊斯脱波恩就到窝丁；一年还要开一次跳舞会，酒席都是根脱饭馆预备的；我得补充一句，琴根士请客用的上等酒席大都叫他们包办。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原来有一回临时给他们拉去凑数，吃喝得非常讲究，一看就知道比他们招待第二三流客人的普通酒菜精致许多。这么说来，任你怎么马虎不管事，也免不了觉得疑惑，不知道琴根士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根士本人